

On Singer's National Ideology Reflected in *Gimple the Fool*

Idéal national d'I.B. Singer dans *L'Imbécile Gimple*

從《傻瓜吉姆佩爾》看辛格的民族理想

Ye Ling

葉玲

Received 3 June 2005; accepted 12 August 2005

Abstract In the long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ture there has long been a tradition of folly literature. I. B. Singer, a distinguished contemporary Jewish writer, fabricated a series of typical literature figures called fools in yiddish, who are thought to be the original Jewish figures. One example is *Gimple the Fool*. By analyzing the “fool” in this article, we can see that Singer is always longing for the peaceful humanitarianism.

Key words: I.B.Singer, fool, implication, the peaceful humanitarianism

Résumé Dans la littérature occidentale existe une longue tradition de la « littérature des imbéciles ». I.B. Singer, célèbre écrivain juif contemporain des Etats-Unis, a créé une série d'images imbéciles littéraires qui sont vues comme les modèles de la nation juive, et dont *L'Imbécile Gimple* est considéré comme le chef-d'oeuvre. En analysant l'image imbécile de cet ouvrage, l'article traite l'humanitarisme pacifique de Singer.

Mots clés : I.B.Singer, l'imbécile, la signification, l'humanitarisme pacifique

摘要 在西方文學中有一個源遠流長的“愚人文學”傳統。當代美國著名猶太作家辛格以垂死的猶太民族語言意第緒語，創造出了一系列被西方人認為是猶太民族原型的文學典型——愚者形象，《傻瓜吉姆佩爾》可謂其代表作。通過分析本文中的“傻瓜”形象，探討辛格的和平人道主義理想。

關鍵詞： 辛格；傻瓜；意蘊；和平的人道主義

在英美乃至西方文學中有一個源遠流長的“愚人文學”傳統。在“愚人文學”傳統中，愚人的概念不僅僅指“愚昧無知的人”，從哲學和宗教意義上講，芸芸眾生和上帝相比是愚蠢的，都是上帝的愚人。“愚人”的蠢笨行為和無憂無慮的狂歡只是一種表面形式在這種“瘋癲”的背後隱藏著作者或是其代言人的“愚人”對於理性時代的人類本性和行為的諷喻。美國當代著名作家以撒·巴什維斯·辛格是一位典型的猶太民族主義作家，他為復活行將消亡的猶太民族語言——意第緒語進行了大量的努力，並使之在當代再次煥發出了光彩，對猶太民族語言和民族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辛格用古老的猶太民族語言意第緒語創作了大量的優秀著作，包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兒童故事等。在他的作品中，評論

界和他本人都認為他的短篇小說寫得更好，更有特色。在其短篇小說中，擅長關於宗教、鬼及性愛等方面的題材，其中宗教題材占很大比重。然而，在辛格所創造的文學形象中，真正具有獨到特色的，也是給讀者印象最深的當推以傻瓜吉姆佩爾為代表的文學典型——愚者形象，這種形象在英語中被稱為 Schlemil。已經成為當代美國猶太文學中的原型性形象，因為這些形象具有傻氣，常被捉弄、易受傷害而又慣於自我解嘲，被評論界認為是猶太文學中的“小人物”、“反英雄”“異化人”。這些 Schlemil，從其深層的社會屬性來講，則是為社會所拋棄找不到自己社會定位的“局外人”。這種“局外人”身份，不僅僅表示他們在社會中的一種“非人”性的存在，而更意味著他們不得不以這種似愚非愚的方式來謀求在社會夾縫

中生存的一種處境。對於他們來說,這種“局外人”身份是社會強加給他們的。這種愚者形象,實際上是全世界猶太人普遍的生存寫照,也是在外族欺侮和壓迫下的必然產物。但在辛格的筆下,這些“局外人”卻一直期望能進入主流社會,為社會所接納,哪怕處在一種荒謬和背逆的境遇中,在他們的內心,仍不失對社會的真誠渴望和熱情,對社會都懷著一份美好的期待。這種愚者形象,反映了辛格乃至整個猶太民族的深層文化心理。

1. “傻瓜”的形象

辛格不是存在主義者,雖然他與存在主義作家加繆和薩特都是同時代的人,而且也讀到過他們的作品,但辛格就是辛格,他以自己的傑出才能和高度的洞察力和概括力,在自己的筆下和意識中也描繪了一種“傻瓜”,這裏面有猶太民族的普通人,有整個的猶太民族,當然更有作者自己本人。主人公吉姆佩爾善良得近乎癡呆,是全鎮人的笑料,他有六個外號,“低能兒”、“呆子”、“蠢驢”等等,最後一個外號“傻瓜”伴隨他終生。在世俗的眼光中吉姆佩爾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毫無理性沒有思想的大傻瓜,吉姆佩爾在家裏不被認可,是家庭的“局外人”。其實,吉姆佩爾多麼喜愛他的妻子埃爾卡,“為了她,每一樣能抓到手的東西我都要偷,都要扒:杏仁餅、葡萄乾、杏仁、蛋糕……我還偷肉片,偷一大塊布丁……她吃了,變得又胖又漂亮。”他還很痛愛埃爾卡的私生子,“我著迷地愛這個孩子,……如果他肚子痛,我是唯一能使他平靜下來的人。我給他買了一個小小的骨環和一頂塗金的小帽子……”然而,吉姆佩爾得到的回報卻是他妻子的愚弄、咒罵,不讓他享有夫妻性生活的權利,而她的私生子長大後卻打得吉姆佩爾“一塊塊腫起”。吉姆佩爾得不到的社會認可,是“局外人”。當他讀書時,因為是猶太人,被人取了七個綽號。“一個女人分娩的時候,他們不給我葡萄乾,而在我手裏塞滿了羊糞。他們每個人都想在我身上試試他的運氣。與埃爾卡的結婚儀式上,有人抬來一張嬰兒床,四個月後,埃爾卡就生下私生子。婚後,一大批人去睡吉姆佩爾的妻子,卻把他趕到麵包鋪過夜,並且當眾嘲笑、咒罵甚至毆打吉姆佩爾。埃爾卡共生下六個孩子,竟然沒有一個是吉姆佩爾的。可見,

社會愚弄吉姆佩爾到了何種地步,把他當成是名副其實的“傻瓜”。然而,在辛格的筆下或意識中,傻瓜卻有著理想信念和社會追求,即在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忍耐著、承受著,內心裏都在呼喚著、尋找著、期待著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友愛、團結、互敬,並且都在默默地為之受難、漂泊、流浪和犧牲。把之概括起來,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這實際上就是對一種和平的人道主義的渴求。這是一位真誠的人道主義作家的良好而善良的期望,也是一個弱小民族身處逆境中真實的民族文化心理。

2. “傻瓜”的意蘊

吉姆佩爾作為愚者形象,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已成為猶太人的原型性形象。猶太人真是愚者嗎?絕對不是。實際上,猶太人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一個種族,很多方面,猶太人都以精明能幹的姿態出現。科學領域有愛因斯坦等巨匠,在文學領域,在西方諸多現代文學思潮中,有許多猶太作家,比如卡夫卡之於表現主義、現代主義,普魯斯特之於意識流,貝克特之於荒誕,約瑟夫·海勒之於黑色幽默,諾曼·梅勒之於後現代主義,金斯堡之於垮掉的一代等等。在90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中,有十位是猶太人。然而在現實中,不公正的社會使猶太民族變成了“局外人”,使他們不得不以“愚者”的身份在世界的夾縫中求生存。本來很聰明的吉姆佩爾,硬是被迫以傻瓜的身份在人群中苟活;卡夫卡的朋友雅克·科恩不得不以小丑的形象出現;還有中《卡夫卡的朋友》《市場街的斯賓諾莎》的內厄姆·菲謝爾森博士不得不以“反智性”的人物偷偷地生活。

辛格創作“傻瓜”的用意何在?他筆下的“傻瓜”是猶太民族生存處境和民族心理的真實反映。在猶太民族歷史上,殘酷的現實使猶太民族時常面臨厄運和屠殺。“猶太人在火刑架上被燒死,教會學校的孩子們被拉向絞架,處女被強姦,嬰兒被虐待,哥薩克士兵刺穿兒童的肚子,並把他們活埋,將一個女人的肚皮剖開,裝一隻貓進去,然後縫上。許多世紀以來,猶太人都在這種種族滅絕的恐怖之中驚慌度過,都在風雨之中漂泊,無國無家,悲慘淒涼。因此,對整個猶太民族來說,他們對和平的渴望,對人道主義的嚮往可以說比任何一個民族都要強烈。對此,辛格更是有著強烈

的感受,他筆下的愚者形象,儘管身處逆境,卻都無一例外地在呼喚和渴求著人與人之間的和平人道主義的到來,在痛苦煎熬中不失對生活的一份美好期待,這實際上正是辛格的理想。民族的實際生存處境,使辛格以及幾乎所有的猶太精英分子都在努力探尋民族的出路。1978年,辛格在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演說》中說道:“我的民族承受過人世間瘋狂到無以復加的沉重打擊。作為這個民族的兒子,我對即將到來的危險豈可掉以輕心。無奈多次努力始終找不到真正的出路……”這段話,莊嚴地坦露了辛格深潛於心的隱秘思想,是作者敞開心扉、傾訴自我的莊重坦誠的自白。它表明了辛格心中湧動著拯救民族的一腔熱血,袒露了他對民族解放“多次努力始終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的憂愁悲苦和永不放棄的決心,對苦難深重的猶太民族有著“不敢掉以輕心”的強烈的現世關懷。很顯然,這是一種典型的人道主義式的情懷,是辛格及其作品的精神內核和思想源泉。

但是,辛格對民族出路的探尋並沒有寄希望於暴力和戰爭,如同他筆下的“傻瓜”身處逆境也從未想過暴力反抗一樣。他是在猶太文化浸潤中長大,深受猶太文化中的人道主義思潮的影響,既想謀求民族出路又懼怕暴力戰爭的破壞,他牢牢地遵守“只可醫治,不可傷害”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因此對20世紀中期的東歐和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無動於衷,對東方意識形態不予認可。他認為猶太復國主義的暴力解放會帶來災難和無故犧牲,戰爭和革命將使人類處於暗無天日的境地。因此,他的作品中沒有暴力和流血,看不到猶太人的反抗。他堅定地認為:必然有一條路可以使人們獲得所有的快樂”,並且能“獲得自然界所能給予的所有力量和知識。”這條“路”,就是辛格畢生求索的救亡圖存之“路”。辛格的各種題材、主題的小說,無不承載著他對各種主義和觀念的思考、比較和求證;無不承載著他在各種“出路”之間的試探、挫折和失敗後的憂傷。

3. 辛格的理想

辛格最初是想從上帝那兒求得拯救之路,但後來他清楚地意識到,許多世紀以來猶太人一直慘遭屠殺和迫害,上帝竟然沒有給猶太人一絲憐憫。“老百姓已經祈禱了快三千年了。可救世主

還是沒有騎著白毛驢到人間來。”(《外公和外孫》)“上帝是個聾子。而且他憎恨猶太人。在克邁爾斯基把孩子活活燒死的時候,上帝拯救過他的人民嗎?在基什尼奧夫他拯救過他們嗎?”(《瀆神者》)辛格也曾寄希望於科學救亡,這點在自傳體小說《莊園》的愛茲列爾身上得到證實。當愛茲列爾長期投身自然科學且學有所成時,卻驀然發現,科學不能阻止戰爭與暴力,也不能解決精神上的空虛與迷惘。因此,在辛格看來“科學救亡”之路也不能幫助猶太人“脫離黑暗”。既然暴力、革命、上帝和科學等都不能拯救猶太民族,那麼猶太民族的出路在那裏呢?辛格陷入了困惑和迷惘。辛格筆下的吉姆佩爾,則暗含著他對“和平的人道主義”的渴望和夢想,最終卻能以超然的忍耐力求得認同,並且有一個美好的歸宿。這表明了作家的人道主義理想。在辛格看來,民族的解放只有通過和平的人道主義才會實現,這也就是辛格畢生上下求索的救亡圖存之“路”。他作家的良心。只有當辛格的願望實現之時,他本對所有愚弄過他的人都沒有恨心,因為他希望終有一日一切都會好起來的。而且,在他的夢中、甚至幻覺中,一切仿佛真的變好了。實際上,吉姆佩爾就是辛格,代表了辛格等猶太人的共同願望:和平的人道主義終有一天會來到,到那時候吉姆佩爾在上帝面前會受到平等的待遇,猶太民族將不再受到歧視、迫害和欺侮,猶太人民有自己的家園,不再漂泊流浪了。雖然這條道路任重而道遠,但畢竟是辛格的一種理想,一種美好的願望,也是他借藝術形式為拯救整個猶太民族所作的理性思考。叢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身上強烈的民族使命感,更可看到作者偉大的理想。

參考文獻

- [1] 艾·巴·辛格. 傻瓜吉姆佩爾·序言[M]. 劉興安,張鏡平譯. 北京: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1981.
- [2] 阿蘭·羅伯-格裏耶. 未來小說的道路[A]. 辛格短篇小說集[C]. 戴侃譯. 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0.
- [3] 辛格. 授獎演說[A]. 段傳勇譯. 桂林:灕江出版社,1992.
- [5] 張沁文. Schlemil 現象:辛格“猶太幽默”[J]. 外國文學研究,2000,(12):55.

作者簡介: Ye Ling (葉玲), 華中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湖北省華中師範大學外語學院, 中國湖北武漢市, 430079) E-mail: ly123456@163.com